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13位ISBN编号：9787802254862

10位ISBN编号：7802254868

出版时间：2008-6

出版时间：新星出版社

作者：罗德里·克布雷思韦特

页数：339

译者：曹建海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前言

一九四一年七月后半月，震撼人心的事件纷至沓来，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惊疑地、惴惴不安地凝望着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府，它在为人类的明天焦虑，为它自己未来的道路焦虑。

一切都将取决于，苏联在法西斯德国大军压境并向莫斯科猛扑的疯狂进攻面前，是否挺得住。

这些天，德军战车隆隆，滚滚而来，斯摩棱斯克高地俨成了一堵岿然屹立、坚如磐石的门槛。战争似乎已经耗尽了它积存的蛮劲，在这里骤然松弛了下来。

但是，斯摩棱斯克地区依然是战火纷飞，炮声轰隆，整个空间充满了死亡、痛苦、憎恨、绝望和希冀。

战斗夜以继日地进行着，战场上尸横遍野：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内容概要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讲述的是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的故事，讲述的是参与该战役的俄国人民的故事。

这是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前进步伐第一次受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共有七百万男女战士在与法国领土大小相同的大地上战斗。

苏军牺牲了九十多万人，大大超过了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亡人数，是英国和美国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伤亡人数的总和。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根据广泛的调研和访谈，并通过展示令人震撼的照片，综合描绘了战争中一座伟大城市的无数战斗经历，叙述了普通市民、士兵、政治家、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舞蹈家、学生以及农民的故事。

此外，《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还细腻勾画了斯大林及其将军们的形象，描写了他们如何从灾难中振作起来，不惜一切代价为后来四年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1940年，元旦前夕……那天夜里，莫斯科动物园死了一只白天鹅。

对于即将到来的元旦来说，这是最险恶的凶兆。

6个月以后，希特勒的部队入侵俄国。

到了12月份，他们已经打到了莫斯科市郊，并被钉在了那里。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作者简介

布雷思韦特，从维也纳退役后，罗德里克·布雷思韦特于1952—1955年在剑桥、1972—1973年在牛津学习俄语。

1955—1992年，他在外交部工作，分别驻扎过雅加达、华沙、罗马、布鲁塞尔和华盛顿；1963—1966年，在莫斯科工作；1988—1992年罗德里克再次回到莫斯科担任大使。

从那时起，他同时还担任外交大臣约翰·梅杰的外交政策顾问、德意志银行的高级顾问和皇家音乐学院（Royal Academy of Music）董事长。

目前，罗德里克担任莫斯科政治学院的董事长。

其先前的著作《越过莫斯科河》（Across the Moscow River，2002）讲述的是他在俄国的生活和苏联的解体。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书籍目录

地图1941年元旦第一部分 雷雨渐近1 莫斯科市的形成2 打造乌托邦3 战争与战争传言第二部分
暴风雨来了4 1941年6月22日5 俄罗斯人的顽强抵抗6 志愿兵7 动员群众8 斯大林控制局势9 风
暴之眼10 莫斯科大火第三部分 台风11 德军突破12 恐慌13 撤离14 压紧弹簧15 舒展弹簧16
转败为胜17 战后致谢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章节摘录

1 莫斯科市的形成 如果以涉及人数多寡为标准，莫斯科保卫战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战役，因而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役。

双方投入的官兵人数超过了700万，而相比之下，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的参战人员为400万，1943年在库尔斯克的参战人员为200万，1945年柏林一战的参战人员为350万。

在西欧和非洲，没有任何一场战役达到过这样一个规模。

莫斯科保卫战所覆盖的战场面积相当于整个法国的领土面积，并且从1941年9月到1942年4月，持续打了6个月。

苏联在这一场战役中牺牲的官兵人数——死亡92.6万名，不包括伤员人数，比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官兵的死亡总人数还要多。

苏联在这一场战役中的伤亡人数超过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伤亡人数的总和。

他们让纳粹德国国防军第一次真正遭遇失败，但也付出了骇人的沉重代价。

苏联人阻挡住了德国人的进攻势头，耗尽了他们的力量，并把他们赶到了距离苏联首都城墙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

后来，于1942年夏季，纳粹德国国防军在俄国南方平原地区取得了更加耀眼的胜利。

但是，许多德国人的心里已经十分清楚，莫斯科保卫战即便不是战争尾声的开始，也一定是战争开始阶段的结束。

即便到了今天，在令人窒息的交通形势下，在破旧不堪的工厂所散发的毒气侵害下，在低级庸俗、疯狂鼓噪、四处蔓延的资本主义型高楼大厦的扭曲画面中，莫斯科仍然不失为一座气势磅礴的城市。

这种磅礴气势的重点和象征，永恒不变地体现在克里姆林宫这座堡垒上，也是这座皇城中巍峨宏伟、令人生畏的中心点。

俄国也许不再是一个庞然帝国，但克里姆林宫的巍峨气势犹存。

沙皇和布尔什维克的后代们仍然安坐在红砖高墙后面统治着这个国家，而红砖高墙所环绕的是众多办公室、堂皇的宫殿和塔顶上金十字闪闪发亮的俄罗斯正教教堂。

即便到了今天，在教堂和宫殿的上方，在这座城堡的高塔上，仍然闪耀着巨大的玻璃红星——那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政权的标志，在它的旗帜下，苏联的男女官兵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中阻挡并继而击溃了德国侵略者。

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外，莫斯科似乎是个凌乱建筑的堆积场所，有再次冠以穹顶、在日落时分光耀照人的教堂和寺院，有宏伟的宫殿和公共建筑物，有斯大林时期的幻想标志，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简陋办公楼和贫民窟，有后苏维埃时期疯狂的庸俗作品。

正是这座城市孕育了欧洲的一些最伟大的科学、绘画、音乐和文学。

这里是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的城市，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埋头耕耘之地。

莫斯科已经远远不止是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沼泽地中央为自己建造的冷峻森严的城市，而是俄罗斯自身的核心和精华，延绵广袤、桀骜不驯，既是欧洲的一个国家，又独立于欧洲。

莫斯科是一座令其市民和外人同样疯狂着迷的城市。

没有莫斯科，我们所知道的欧洲文化就会迥然不同。

在这种显而易见的混乱格局的背后，莫斯科跟维也纳一样，是按照一种简单的思维建设成型的，即防御的考虑。

跟维也纳一样，莫斯科的核心部位是建设在一个河岸上的防御性堡垒，外加同轴层层坚固防线的保护，通过四通八达的放射状公路与外界相连。

1941年的莫斯科保卫战的战役过程，是由莫斯科市的地理位置和气象条件决定的，是由以它为中心点的道路网络决定的，是由城市本身的轮廓形状决定的，而这种形状是在数个世纪以来抵御外强的过程中形成的。

（见地图一） 环绕莫斯科的郊区农村，是微微绵延起伏、地势比较平坦的一望无际的沙地平原。

莫斯科河及其支流蜿蜒贯穿其中，是渔民和度假者的理想场所，是和平时期游泳和晒日光浴的好去处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但却是战争时期的障碍。

农村的部分地区被清理出来用于农耕。

可是，即便到了今天，茂密的白桦和黑松林仍然覆盖着大部分地区，黑黝黝的密不透风，只有开辟出来的道路、小径贯穿林间。

这种景色并不会给人多少深刻印象。

它没有阿尔卑斯山那样的壮观野性，也没有英国或意大利那样的耕耘美景。

但是它却表露了俄罗斯人民最深邃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即便在外国人眼里，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19世纪的俄罗斯风景艺术家们的笔下。

拿破仑时代的老兵们在穿越这一望无际的平原时，抱怨这里的袭人热浪如同埃及的酷暑。

战士和车辆在行进中扬起的尘土有时弥漫得遮天蔽日，太阳成了一只暗红色的圆盘，每支连队必须在前面擂起战鼓，防止队伍后面的人迷路。

飞扬的尘土下，拿破仑的成千上万匹战马和役畜毙命；希特勒的坦克、卡车的引擎堵塞，停滞不前，直至彻底趴窝。

夏季酷热难忍，冬天同样寒冷难挨。

这里每年10月、11月开始下雪，一直到第二年的四五月份。

12月、1月、2月的平均气温总是在摄氏零下10度左右。

气温最低能达到零下40度以下，但如果屋子里有供热、穿得够暖和，即使这种天气也还能对付；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在冬季的大部分时候都待在屋里，睡在火炉旁。

但是一旦霜冻降临，道路便坚硬无比；如果你拥有适当的交通工具，出行还相当便利。

最糟糕的是秋末初冬、冬去春来的季节交替时期。

这就是俄罗斯人称做“道路融化”的时候，地面在雨水和雪泥中变成了泥沼，除了最现代的道路以外，行人、车辆一多就成了一片泥泞的沼泽。

令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军队止步的正是这种泥浆，而不是寒冷的冬天。

一千年前，在这些森林中开始出现一些木屋构成的小村小镇：莫斯科和特维尔（后来共产党将其更名为加里宁）、图拉和兹韦尼哥罗德、莫扎斯克和沃洛科拉姆斯克，而这些村镇在1941年的秋季都经历了血腥的战争。

几乎每一个镇子都有自己的大王爷，而且跟莫斯科一样，拥有自己的壁垒森严的克里姆林宫。

这些诸侯大部分彼此都有血缘关系，都是古老统治家族基辅（Kiev）的后嗣——毫无疑问，这就是他们之间小规模残杀如此凶险的缘故。

莫斯科的缔造者之所以在12世纪选择了河滩这个位置，是因为这里既方便贸易往来，又便于防范邻近的诸侯、叛乱的歹徒、鞑靼人、波兰人和法国人。

这里起先只有一条干城壕和木碉堡组成的围栅，南边依靠莫斯科河本身的天然屏障保护，后来成了克里姆林宫的河滩。

城堡的东边逐渐形成了一个商人和手艺人的定居点。

定居点与城堡之间的空地成了红场（“红”在古俄语中是“美丽”的意思）。

莫斯科河的南岸——扎莫斯克沃里奇（Zamoskvorechie），即“莫斯科河对岸”是一片平坦、无设防的沼泽地。

鞑靼骑兵时不时的向北扫荡到这里，以便索取贡品、掠抢奴隶；他们常常在等待进贡的时候在这片平原扎营。

有时，他们干脆直接洗劫这座城市，然后将其付之一炬。

第一道防御圈将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市场包含在内，即基塔哥洛德（Kitaigorod）。

后来的防线随着不再需要而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环路：林荫环路（Boulevard Ring）、中心环路（Garden Ring）、土城墙环路（Earthen Wall）。

1900年建设的外环，开通了环城铁路；1962年修建的一条环城路——莫斯科环城车道（Moscow Ring Motorway），为汽车提供了类似的专用交通线。

除了密集防御系统产生的这种轮辐模式外，莫斯科的发展杂乱无章。

除了要求偶尔的宽阔间距外，比如房屋之间的防火通道，规划规范几乎不存在。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即便是连通外界的大型公路，在进入城市的路段后来也蜕变成狭窄的街道，有时还迂回弯曲。

标志着当今莫斯科一个显著特征的林荫道，也是在18世纪末才开始出现的。

林荫环路保留了它的大部分魅力，但是中心环路如今已经严重污染，成了现代外国轿车和呼哧呼哧的古老卡车恶性厮杀的战场。

莫斯科的统治者决心要纳入自己支配范围的正是这些大型公路沿线的毗邻公国，而这是莫斯科从一个森林中不起眼的定居点发展成为一个庞大帝国首都所迈出的第一步。

公路像车轮的轮辐一样从莫斯科向外放射出去。

在西北方向，有条公路，现在叫做列宁格勒公路，通往特维尔（加里宁），接着与诺夫格罗德自由共和国（Free Republic of Novgorod）相连，然后又延伸到彼得大帝的新首都圣彼得堡。

在东北方向，有条公路通往雅罗斯拉夫尔，并接着通向通过阿尔汉格尔斯克前往欧洲西部的俄罗斯第一条海上通商线路。

南向的道路穿过图拉和卡什拉（Kashira），鞑靼人就是由这里前来搜寻贡品的。

东向的弗拉基米尔公路（Vladimir Highway）通向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矿藏和皮毛。

正是沿着这个方向，沙皇时期的几代罪犯和政治犯步履维艰地前往他们的流放地，甚至走向更糟的归宿。

同样走在这条路上的是1941年深秋前往训练营地的痛苦的应征士兵，还有来自显然要沦陷的某个城市的难民。

但是，在俄罗斯的现代历史中，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向西的道路：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莫扎斯克公路和通向堡垒城市斯摩棱斯克、波兰前线并接着通往华沙的明斯克公路（Minsk Highway）。

在17世纪和19世纪，波兰人和法国人就是沿着莫扎斯克公路前进、攻占莫斯科的；正是在莫扎斯克公路的最后几英里路段上，德国人于1941年12月为攻占城市，展开了最后的绝望一搏。

几个世纪以来，莫扎斯克公路进入莫斯科前，需要经过阿尔巴特（Arbat）。

它是一条街道的名字，也是市里一个住宅区的名字，是手艺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生活的地方，直到20世纪中叶。

拿破仑的先头部队，也就是穆拉特（Murat）元帅领导下的符腾堡轻骑兵，在前往克里姆林宫的路上经过了阿尔巴特。

正是在这个地方，托尔斯泰笔下的皮埃尔·贝扎克霍夫（Pierre Bezukhov）计划要刺杀拿破仑本人。

斯大林从他的夏季别墅，也就是莫扎斯克公路旁紧邻老城区的近郊别墅（Nearby Dacha），出发前往克里姆林宫时，总要驱车经过阿尔巴特。

莫斯科内的这些环路：林荫环路、中心环路、土城墙环路和铁道环路；这些大型公路：列宁格勒公路、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莫扎斯克公路；莫斯科郊区的这些河流、这些村镇；以及莫斯科河本身，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了1941年莫斯科保卫战的战役历程，就像莫斯科历史上的诸多战事一样。

决定这座伟大城市面貌的最主要因素，是它的统治者们五花八门、而且时常模糊不清的品味，从它的缔造者尤里·多戈禄基（Yuri Dolgoruki），历经一系列专制君主——恐怖伊凡大帝（Ivan the Terrible）、彼得大帝、凯瑟琳大帝和斯大林——到后共产党时期的莫斯科市市长、时而突发诡异念头的尤里·卢日科夫（Yuri Luzhkov）。

莫斯科过去主要是座用木材建造的城市，直到进入20世纪很久之后。

18世纪、19世纪宏伟建筑的表面，一般都采用拉毛粉饰。

但是，在表层之下，几乎总是一个木制框架；而正是由于这个主要原因，莫斯科以及俄国的大部分其他城镇里的国内住宅被如此频繁地烧毁。

1941年进入战争时，当局担心发生火灾，不得不动员全市大部分人投身于一种最有效的消防系统，尽管这种系统简单到了原始的程度。

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及其高墙内的教堂和寺院，在14世纪、15世纪都重新翻建成了更加坚固持久的砖石结构。

到了理查德·钱塞勒（Richard Chancellor）于1553年访问莫斯科的时候，这座城市的规模已经是伦敦的两倍。

但是，他认为，“它非常原始，没有任何秩序。”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房屋都是木头结构，发生火灾时非常危险。

有一座漂亮的城堡，墙是用砖砌的，非常高；听说墙有十八英尺厚，但我不相信。

1552年，恐怖伊凡大帝攻取了鞑靼首都喀山，选择了一种奇特到近乎荒诞的新风格，用于圣巴西勒，也就是他为了纪念自己取胜而在红场上建造的大教堂。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建造了6座高墙寺院，围绕着城市形成一个环，构成了防御型堡垒，以阻断莫斯科的敌人的攻击，防止敌人接近克里姆林宫的高墙。

苏联革命前的莫斯科以宗教楼宇为主：9座大教堂、15座寺院、10座女修道院、将近300座正教教堂，以及脱离正教的旧礼仪派教徒的40座教堂。

1712年，莫斯科不再是俄国的首都——当时，彼得大帝把政府迁移到了他在波罗的海的新城市圣彼得堡。

但是，随着数十年的光阴流逝，有些比较富裕的市民为自己建造了带有一种欧洲典雅风格的新古典主义排房，从而城市开始拥有了一种启蒙运动的品味。

当法国人在经历了1812年9月7日惨烈的博罗迪诺会战（Battle of Borodino）后于9月14日进入莫斯科时，其中一人“大为惊喜。

我原先以为会看到一座木头盖的城市，但是映入我眼帘的正相反，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是砖结构，是最典雅、最现代的风格。

私人住宅就像宫殿一般，一切都显得富绰、堂皇。

”当时莫斯科已经是一座空城：莫斯科人已经从东面和北面的公路出逃。

“触目所及，整个莫斯科道路上都是逃离失陷首都的马车和步行的人们。

大家在恐惧之中推推搡搡、争先恐后地竞相奔命，有载客马车、单马双轮轻便车、敞篷四轮马车、轻型二轮车。

所有人都带着所有能带上的东西，个个蓬头垢面、泪痕累累。

”在129年后德国人接近苏联首都时，在同样的道路上，几乎在同一个季节，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

而夜幕还没消逝，在司令官下达命令的同时或之后，莫斯科立刻陷入一片火海。

城市燃烧了整整六天，许多最宏伟的建筑被焚毁。

在大火结束后，也许是出于恐惧，也许是因为心满意足，拿破仑宣布，“莫斯科这座全世界最美丽、最富裕的城市之一，已经不复存在。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言过其实，虽然不可宽恕。

但是，这座城市因此不再适合一支庞大的、越来越没有纪律的军队驻扎。

10月19日星期一，法国人撤出城市，走向了灾难。

莫斯科得到迅速重建。

到了19世纪末，城市的中心看上去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模样。

为了纪念战胜拿破仑而修建的巨大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构成了莫斯科中心的空中轮廓线。

为了腾出地方来修建这座过于庞大、格调低下、汇集俄罗斯各种传统教堂风格的大教堂，河边地面上的一座寺院被整体迁移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西面。

建设资金是从公众中募集的。

由于大量资金消失得不知去向，沙皇不得不弥补亏空。

但是，即使到了这个时期，从大部分意义上说，莫斯科仍然像是一个巨大的村落。

人们仍然在自己房屋四周的院子里饲养家禽家畜，教堂和寺院仍然遍布各地。

城市的大部分仍然是木质结构。

牲畜仍然在街道行走，就像一个世纪前的伦敦。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他用独特的视角以档案文件为切入点，而这些文件很可能曾经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寻找新的素材、新的视角和对斯大林的全新反思……布雷斯韦特对包围中的莫斯科的细节和风格有极为娴熟和准确的描述。

——Geoffrey Goodman，《论坛报》 这是一部“人们眼中的历史”。

作者以对战乱年代幸存下来的老人们的采访为素材，结合自身对莫斯科历史如百科全书般的了解……让这些老人把他们的故事娓娓道来，讲述他们的友情、创造、饥饿与荣耀。

——Richard Goff，《新政治家》 作者像一位来自时光彼端的使者，在47年之后以名家的笔触，细致入微地向我们展示了当年他服役的那座城市所经历的一段岁月：痛苦折磨、欺骗迷惑、勇敢雄壮却又混乱不堪……这是一个循序渐进、深入浅出的研究。

——Michael Binyon，《时代杂志》

<<莫斯科1941-战火中的城市和人民>>

编辑推荐

布雷思韦特通过一个个由众多普通人的意识和行为组成的故事，重现了一段“普通人眼中的历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